

皇朝經世文新編

皇朝經世文新編卷十八上目錄

民政

原君

黃宗羲

原臣

黃宗羲

翻譯

嚴復

民義自序

麥孟華

民義總論

麥孟華

論中國宜尊君權

麥孟華

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

汪康年

平權說

闕名

君主表

闕名

民主表

闕名

君民共主表

闕名

古史鈎沈論

龔自珍

京師樂籍說

龔自珍

尊隱

龔自珍

尊俠篇

麥孟華

民政問答

闕名

書華盛頓傳後

汪榮寶

保國論

日人 佐藤精明附

萬國公政說

韓文舉

日本食貨志後序

黃遵憲

西洋諸國為民理財說

薛福成

富民說

馬建忠

西國富戶利民說

英人 李提摩太附

養民說畧

英人 李提摩太附

答問養民事宜

英人 李提摩太附

論貧民有望

英人 李提摩太附

游民有業論

英人 李提摩太附

條陳養民事宜摺

文廷式

論列國息爭之公理

王覺任

寢兵說

王覺任

皇朝經世文新編卷十八上

順德麥仲華曼宣輯

民政

原君

黃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之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豈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讐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

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雖然使後之為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絨縻固扁鵲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阻者乎是欲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原臣

黃宗羲

有人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資於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公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為已死而為已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世之為臣者昧於此義以謂臣為君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為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無係於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為纖芥之疾也夫古之為臣者於此乎於彼乎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為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為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為臣者輕

視斯民之水火即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娛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為良而曳木之職荒矣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民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寒饑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為當然萬歷初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此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之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為鵠矣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或曰臣不與子並稱乎曰非也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為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疎久之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累變夫父子固不可不變者也

關韓

嚴復

往者吾讀韓子原道之篇未嘗不恨其於道於治淺也其言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墓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敵以率其怠悖為之刑以鋤其疆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如古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如韓子之言則彼聖人者其身與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後可必皆有羽毛鱗介而後可必皆有爪牙而後可使聖人與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則未及其生未及成長其被

蟲蛇禽獸寒饑水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烏能為之禮樂刑政以為他人防備患害也哉老之道其勝於孔子與否抑無所異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自然則雖孔子無以易韓子一概辭而闢之則不思之過耳而韓子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嗟乎君民相資之事固如是焉已哉夫苟如是而已則桀紂秦政之治初何以異於堯舜三王且使民與禽獸雜居寒至而不知衣饑至而不知食凡所謂宮室器用醫藥堊埋之事舉皆待教而後知為之則人之類其滅久矣彼聖人者又烏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且韓子故不云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相為生養者也其有相欺相奪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賦而置之君使之作為刑政甲兵以鋤其彊梗備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獨治也於是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賦則莫能為之君君不能為民鋤其彊梗防其患害則廢臣不能行其鋤彊梗防患害之令則誅乎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此古今之通義也而韓子不爾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億兆也老之言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夫自秦以來為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彊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竊嘗聞道之大原出於天矣今韓子務尊其尤彊梗最能欺奪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為之令而使天下無數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勞神慮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則誅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嗚呼其亦幸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且韓子亦知君臣之倫之出於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奪有其彊梗有其患害而民既為是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與凡相生相養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鋤主其斗斛權衡焉以信道為城郭甲兵焉以守則其勢不能於是通功易事擇其公且賢者立而為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織矣工矣賈矣又使吾自衛其性命財產焉則廢吾事何若使子專力於所以為衛者而吾分

其所得於耕織工賈者以食子給子之為利廣而事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指也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緣衛民之事而後有也而民之所以有待於衛者以其有強梗欺奪患害也有其強梗欺奪患害也者仇未進而民未盡善也是故君也者與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與天下之善而對得也今使用仁義道德之說而天下如韓子所謂以之為己則順而詳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且乎夫如是之民則將莫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矣尚何有於強梗欺奪尚何有於相為患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朕我以生出令令我責所出而誅我時而撫我為后時而虐我為仇也哉故曰君臣之倫蓋出於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為道之原彼佛之棄君臣是也其所以棄君臣非也而韓子將以謂是固與天壤相弊也者又烏足以為知道者乎然則及今而棄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則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國且不能而況中國乎今夫西洋者一國之大公事民之相與自為者居其七由朝廷而為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榮榮光大者則明刑治兵兩大事而已何則是二者民之所仰於其國之最急者也昔漢高入關約法三章耳而秦民大服知民所求於上者保其性命財產不過如是而已更驚其餘所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指者也是故使今日而中國有聖人興彼將曰吾之以藐藐之身託於億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長德未和也乃今將早夜以聲聲求所以進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無相欺相奪而相患害也吾將悉聽其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吾又烏得而靳之如是幸而民至於能自治也吾將悉復而與之矣唯一國之日進富強余一人與吾子孫尚亦有利焉吾曷貴私天下哉誠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進六十年而中國有不克與歐洲各國方富而比強者正吾羨言亂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諸邦之進於今治者要不外數百年數十年間耳況夫彼為其難吾為其易也嗟乎有此無不有之國無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論已諱虛憍至於貧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過此者是故考

西洋各國當知富強之甚難也我何可以苟安考西洋各國又當知富強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餒道在去其害富害強而日求其能與民共治而已語有之曰曲士不可與語道者束於教也苟求自強則古人之書且有不可泥者況夫秦以來之法制如彼韓子徒見秦以來之為君秦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無賴國者耳國雖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既已竊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於是其法與令蝟毛而起質而論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為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嗟乎夫誰知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也哉此莊周所以有胠篋之說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而中國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億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訓猶奴虜也夫如是則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於王侯將相而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產子也設有戰鬪之事彼其民為公產公利自為鬪也而中國則奴為其主鬪耳夫驅奴虜以鬪貴人固何所往而不敗

民義自叙

麥孟華

顧等圓趾等方支等四官等五而百千萬人皆戰戰顙首仰息於一人者何也曰以其饑能食之寒能衣之愚能智之危能安之也古先哲后撫有天下勗勤於在原咨嗟於在廟問其經營之實則曰保我黎民而已書曰民為邦本記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又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故絲粟之細雞豚之畜庠序學校之規田廬事畜之計靡不所夕皇恣條緯規鐘撫之如家人訓之如子弟上善其事下受其成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經寒則寒逸居無教則近禽獸君者民之父母也子年未成不能事事則父母鞠之民智未開不能事事則君尸之天下無百年仰給於父母之子亦無百世待治於君之民子而仰給於父則席賴緒業匪愚

則情而子害未鹽苦辛閔於鬻子而父亦害以丁卯父且猶兩敗况以億兆之嗷嗷舉凡飲食衣服起居動作歌誦啼笑之瑣屑悉授權於司牧之一人以策其事而善也生聚教訓焦慮嚴精宵不得衣旰不得食而君窘於民少才不善則父不得有其子兄不得有其弟妻不得有其夫饑瘵頑頓而民窘於君君窘非所以為治也民窘尤非所以為治也事善亦害不善亦害謀治者不幾無術矣乎麥孟華曰天下固未有具耳目手足而可不事其事者也未有舉天下之人皆不事事而待一人之事其事者也耳目能視聽手足能操作心意能思慮而膠之縛之錮之壓之使不能自立賊民者也甘受膠膊錮壓而不視聽以衛耳目操作以贍手足思慮以濬心意自賊者也智者賊人愚者自賊賊人者勞自賊者佚勞佚俱失智愚兩仆欲振其弊莫若互其勞佚使之均民有耳目民視聽之民有手足民操作之民有心意民思慮之不奪上權不侵上事不悖上令不勞上力而饑者以飽瘵者以腴頑者以慧頓者以強安上全下計固無有善於此者也且變法之道有二變之自上者其效易而速變之自下者其效遲而大日本二十年前其守舊與我同睦仁削去侯封建用西法十餘年間蔚為強國此變之自上者也嘉慶以前英猶守舊之國也道咸之間民間立會講求農學英廷僅貸金錢以給之教會諸人分建學塾國帑止撥二萬以助之其餘一切工藝機器皆民自興創今則農部商部設為專官學校之費歲逾百萬富強著效遂冠歐洲此變之自下者也中國沃壤二萬餘里物產二十六萬地界溫帶人尤靈慧黃人之種二千年神明之宵寤瞑瞑以淪胥者哉上不變法以新民下不得不興利以自衛誠能急為經營善其緯畫十年以後百弛畢張民勢既強國體亦振英之成效亦可觀矣若猶痺昧蘭膏則積民內訌強鄰外瞰四萬萬生民之命數千年孔子之教二帝三王歷代文明之古國必有不忍言者歟其仰司牧之代更化無寧自更化以濟司牧之窮與其贈它族以勅改革無寧亟改革以拒它族之逼謹最其要圖條為八事為三十篇顧笑武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是固保種族存國教之先務歟其亦海內魁桀之所宜有事者

歟

民義總論

麥孟華

泰西何以強民智也中國何以弱民愚也民智則能自治能自治則荒闢瘠壤舉而國強民愚則不自治不自治則孱僕偷息而國弱同此血氣而運動均同此支體而操作均同此意識而思慮均顧乃智愚懸越若是其遠也曰西民人謀其身八食其智專以操業羣以慮事賄賂羣愚競於新法其智宜也中國之民捐精塞慮傀儡盱眙束身翹踵仰治於上瘞萬人之身以操作於一身鍵萬人之心以思慮於一心莽莽大地芸芸生計豈一人之力可逮哉樹藝之新法製造之新藝政治之新學又豈高拱食肉者所能代謀哉悠悠千年仍此拙陋農日以荒商日以絀工日以竄士日以瞢愚者如辛窖貼而安之若命黠者亦徒悍諄咨聽而不思振拔於是靈慧之種獷瘁乃如黑人博腴之壤凋萎乃如貊鄉嗚呼冥其心以待人之嗾馭嗇其力以仰人之哺養大馬之道也大馬其民固為罪矣彼黠墜心力似仙蜷局曾不思自別於犬馬竄曰無罪歟竄曰無罪歟

曰西國上無鈴壓人能自主力有不舉上欣助之智有未逮上振發之民權既重故能自治中國君權素尊事總於上民有舉動官必監察下有論議上必禁阻既非自由故難自治是固然矣然中國文網雖密遏抑雖深而民之藝植上未嘗禁其蕃茂也民之牧畜上未嘗禁其孳息也民之貿遷上未嘗禁其流通也民之造作上未嘗禁其精巧也民之學問上未嘗禁其講求也民之善舉上未嘗禁其任卹也以至一切身家之計若耕稼若紡織若茶絲上未嘗禁其變法圖新也上何嘗盡奪民權哉而民顧盡推其權而委之曰吾無權吾無權無權非所以任事也於是游惰酣嬉百廢不舉棟折榱壞坐受壓斃是亦猶家主責僕役以恭順而為之僕者乃餓不敢食寒不敢衣而曰主之令我固如是也故夫中國之敝民生之困上之鈴壓其下者害其一下之待給於上者害其十上之墜墜不事者害其一下之委情不事者害其十上欲愚民不能使民不自智也上欲仆民

不能使民不自立也。若夫民自委情則己之身家視為上事，大害迫身待上而去，大利委地待上而興，甘受困苦，習為固然。小民身家實不自愛，而固漠然坐視無亦曰：撫字者牧民之責哉！夫它人之愛吾身與己之自愛也孰愈？它人之謀吾身與己之自謀也孰審？雖孩豎而知之矣。況夫高拱食肉之司牧，未必果其愛我而代謀也。嗚呼！則是惡可久恃矣。

然吾聞古聖治民之道矣。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墨子治兼愛，尚同之言者也。曰：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則不可為政。民自為謀，顧可求治邪？曰：春秋之世，義有三等。據亂之世，獷獷莽莽，罔識君民升平之世，以君統民事，總一智萬愚，受治權屬一尊，萬卑受成以一人，而任眾人之事，則眾人不可紛擾以亂之也。故民皆斂其力以待用，馴其氣以聽命。聖人非欲愚民也，民愚因以愚道治之也。久之而智者失智，愚者安愚，則權情事敗而不可為治矣。不能不進之以太平，太平之世，萬力畢奮，萬智畢張，尊仍於上，事分於下，故升平之治，君勞而民受成，太平之治，民勞而君受成。且天生民而立之，君師之牧之，保之傳之，將以善其事而使之得所也。古者井田之制，一夫百畝，農部之掌隸於司徒，營其溝洫，辨其饒匱，簡其稼器，察其種稔，一耕一歛，若親省之。今則墾田任力，上不過問，而民自為計矣。古者數畝有禁，鬻市有制，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繫牛騰馬，游牝於牧，一雞一豚，君親慮之。今則畜牧贏敝，上不過問，而民自為計矣。古者百穀之播，果實之蠶，山林之焚，木樹之伐，筦蒲檀栢之守，簿羊絕道之制，皆總於上一草一木，君親督之。今則種植菱蕒，上不過問，而民自為計矣。古者陳物辨肆，為立司市，肇牽車牛為識，以關詐偽，價賤則有罰，量度濫制則有準，一絲一粟，君親謀之。今則貨滯末病，上不過問，而民自為計矣。古者考工有官，用器有度，一物一器，君親勸之。今則精巧皆楷，上不過問，而民自為計矣。古者發政施仁，必先無告定制，養窮俾有常餼，一婦一呻，君親恤之。今則生老死苦，上不過問，而民自為計矣。古者家塾黨庠術序，國學遍於國中，立學之地上定其數，入學

之年上定其期一絃一踊上親課之今則廢學失業上不過問而民自為計矣古者婚嫁之禮歌舞之樂醫師之職道路之制服有定制一舉一動上親稽之今則廢弛無害上不過問而民自為計矣故上而任事也則不識不知順受帝力相忘焉可也上而不任事也而猶偃仰安坐側身待衣親首待食則是保母既去而嬰孩猶呱呱以索乳哺其不餒而致斃也幾何矣

且西人之言生利分利也生溢於分者國恒富生減於分者國恒貧中國地利不盡工藝不昌小民窮蹙無以自活農家作苦晨旦勤動足賦無毛脛靡無腋終歲所入僅充藜藿歲雖中收民猶菜色少有凶旱鬻及子女瘠頓瘠殣道路相望通衢之間乞丐遍地蓬首垢面甚於囚虜饑驅寒迫逃之外洋瀕海諸省歲以萬計流離萬里鬻身為奴操作勤苦且被虐逐弱者瘡骨溝壑強者乃流為盜賊識字之民百不一二獷蠢頑陋無異土番民窮且愚此所以窘弱而不振者也且中國沃壤千里地未為瘠也五金之礦百物之產冠絕地球國未為貧也而乃仰屋咨號束手待斃民不聊生日憂人滿豈地獨靳於中國哉地有餘利民有餘力而生利之道未善也管子曰地大而不治命曰土滿人眾而不理命曰人滿土滿則化無人滿則業失夫以中土之膏腴中民之勤儉乃至貨棄失業而不能自保天下之可痛可恥者孰過是矣

今天下魁傑之士能深知自強之道者皆必明曉於民權之宜重是誠可謂知本矣然彼之眇眇動色者莫不曰欲重民權先立議院中國君權素尊令行禁止事議於下權將移奪議院善矣上能讓權以利民乎中國文學未昌風氣未闢民智未開民事未習千百鄉愚將成閭市議院啟矣民能建議以善事乎不知其不能而強行之則今尚非時上足取亂知其不能而強聒之則徒陳高義於事無裨夫為其難而倡此無成之事孰與為其易而復其本有之權哉故今欲振中國在復民權欲復民權在舉其分所當為力所能及之事事者民之事也民不任則權之君民能任則歸之民以家人而復親家事則未墮部署不遺瑣屑手足經營不慮隔絕實心

講求不憂腹視不及十年必著大效夫人私其家計及箕帚豈自有之大利而顧棄之哉擴其私家之心精其私家之術此歐美之國自百年以來所由富強莫敵者也故以國為國者固不弱以家為國者固不强

語曰衆庶之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百年以來海內之大四萬萬人之衆豈遂無一二豪傑任其事而為之倡者乎曰既曰有之有之而民事卒未或舉何也曰千門之宮一僮不足以程巧萬鈞之鼎一獲必至於絕脰中國民氣散而不聚民心獸而不羣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西國民間學會遍地教務有會政學有會商務有會工藝有會一切地輿天算動植醫化聲光電熱之學莫不糾合大眾互相摩擦大者數十萬金數百萬金比較有資考驗有藉講究有人推行有力故絕域之國教會可派人以傳教矣五洲之遠地會可派人以測驗矣又其甚者挾商會之力而遂亡印度中國每慮一事不思合羣以言致格則物質之新理化合之新法獨智不足以窮悟也以言製造則運化之巧機測量之儀器獨力不足以購辦也以言貿易則資本不厚諸商競軋獨謀不足以年利而它人且得抵隙以抑勒之也凡百庶事靡不類是強者仆於前弱者戒於後此一二豪傑所以皓首而不能成業躑躅而不能致用也故西人之欲私其國欲私其家與我同而所以私其國家者與我異欲私其國必公其事於民欲私其家必公其事於衆天下固未有不合公而可以遂私者也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地球諸國其能強而國富而家者罔不由是道矣

曰中國築鐵路開礦務創製造建學堂練海軍舉郵政立銀行凡百新政上悉條舉而顧待至重者之私議邪曰上之變下如風偃草效固易觀計誠至善然變法之議數十年矣富強之效茫如捕風百姓嗷嗷朝不謀夕西江之決誰能俟之且朝廷新政粗舉大綱民間切近之謀猶待重資者之自為籌畫與其滋補牢之悔無寧為陰雨之謀若猶泥不議之成言昧務民之聖訓坐棄歐美富強之效而乃嬉卧於覆屋之下蠢蠢嬉惰率人類為犬馬束手哀號聽異族之執割此波瀾所以見分於三國而非洲印度之以萬里大國而受墟者也嗚呼

震旦之古邦黃帝之孫子其幸勿為非洲印度之續也

論中國宜尊君權

麥孟華

今之通人則曰中國之弱君權重也民權輕也善謀國者因泰西之道輕其所重而重其所輕斯國強矣麥孟華曰不然中國非民權不立之為患而君權不立之為患是故橫盡五洲豎盡前古君權之輕者莫今日之中國若君權之重者莫今日之泰西若其比較之率悉數之更累僕不能盡也請畧言其一二西國民間一戶一口年歲生死皆上之官為簿籍之其匿報者謀之以罪中國則自生自死自養自息國家莫得而過問也西國產業將遺子孫則必籍其多寡告其所在達於有司納遺囑稅然後傳與其人中國則任意授受國家莫得而稽也西國生年八歲皆入小學溺愛廢學者罪其父母中國則情竊頑犢不識字者十居七八國家莫得而勸也西國入官皆經學校非有成就不能自通中國則朝為市奴夕挂金紫國家莫得而節制也西國幣制定自朝廷若者為鎊若者為羅卜若者為佛郎舉國如一莫敢殊異中國則十八行省幣貨各異幣式各異民間自安其所習國家莫得而整齊也西國鈔引惟政府得鑄造而布諸境內中國則各省票號各埠錢莊自為之而自行之國家莫能而查禁也西國凡新構房屋必官為查驗核其工料之良窳以防塌傷其歷年已久之房屋必隨時查勘令其拆修中國則任意築樓雖有破綻國家莫得而督責也西國塗道必寬敞整潔棄穢於路殿有常刑中國則都會康莊洩溺狼藉馬屎載道國家莫得而驅逐也西國醫生必由醫院學成領有憑照方許執業中國則學書不成改而業此庸醫充斥殺人如麻國家莫得而刪也西國郵遞官中掌之中國則民局偏地國家莫得而統壹也西國商務廠有市官苦窳之器不驚於市其有新製領憑專利禁止他商無敢仿造中國則奸商充牣展轉冒效百物濫劣國家莫得而主持也西國凡鐵路所經堂廟廬墓皆必拆避開米礦產四山皆徧無敢阻撓中國則舊黨鼓譟拍關大計國家莫得而懲也西國山林設虞掌之漁務設司轄之斧斤以

時數畧不入中國則落澤無主民間任意蹂躪國家莫得而知也西國律度量衡皆由官定物鏹銀鏹畫一通
行中國則庫平漕平市平工部尺市尺戶異其制人用其私國家莫得而釐訂也故夫西國之君其有權也如
彼中國之君其無權也如此凡百庶政罔不類是于舌為筆匪可殫論故極其無權之敝乃至天子之尊不能
爵一士必俟其自貢科第自鑽保舉自累資格苟不由此則君不得而庸也天子之威不能殺一人雖敗軍之
將失地之官發贓之吏經年監候君不得而主戮也事無大小皆下部議君不得而獨斷也政無巨細皆援成
例君不得而獨創也今天中外古今之所謂大權者豈不以能創制立事而生殺人乎哉豈不以能籍勸天下
之舉動整齊天下之耳目乎哉以西君例中君以中民例西民則孰為重而孰為輕矣乎先王之治天下也以
其民為子而自為其父母以其民為弟子而自為其師取民之衣服飲食居處語默昏媾喪祭生死疾病家人
婦子井竈六畜靡巨靡纖靡繁靡簡而一一自掌之自消息之於是乎君有權後世則不然一以其民為越人
一以其民為土芥今天夫父母之權得以行於其子師之權得以行於其弟子雖有魁桀威力而其權必不能行
於土芥越人於是乎君無權人有恒言曰事權事權故夫事者權之母也事一身之事者有一身之權天君泰
然百體從令心有權也患心疾者舉動失度言笑無常則官骸有權而心無權事一家之事者有一家之權父
兄教先子弟率謹宗子之權也室老昏耄耄倦勤廢事未鹽偷漏僕役恣庇則支庶奴隸有權而宗子無權事天
下之事者有天下之權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權也朝廷不肅叢勝於上噎塞於中權決於下則賊官毒吏
有權而君無權無權非所以為國也賊官毒吏有權非國之福也民之秀者起而倡論使人人各自事其事
人各自有其權於是乎命之曰民權民權惡乎起起於君之不事民事也鄉之民賊聞是說也瞿然曰是實奪
吾權於是乎竭其力而仇之而摧之而獨之而不自知其權之中落固已久矣權非可奪之物夫非自棄之而
誰得而奪之然則民權不亦善乎麥孟華曰事者權之母也中國之民未能自事其事即不能自有其權未能

事事而昇以權則權不在秀民而在秀民故今日之中國莫若尊君權便君權之黨大索權於國中十日而不得君子曰盍事其事矣

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

汪康年

中國之言治者曰以君治民而已至泰西而有民主之國又有君民共主之國中國之儒者莫不駭且怪之雖然何足怪哉古之言治者莫不下及於民是以尚書洪範曰謀及庶人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朝士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吏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不肖然後去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其他見於經典者不可備指數是古之為國未嘗不欲與民共治也顧或患權之下移不知君民共主之國凡國有大事下諸議院議院議之斷之君而行之官君有不同可使復議議不能定可更置議員是大權仍操之君或曰用民權則桀黠得志豪強橫行亂且未已不知民但能舉俊秀以入議院而不能肆行己志議員但能議其事而不能必其行何肆橫之有或曰權在上則聚在下則散散不可以為國不知議員人雖多必精其選議雖雜必擇其多選精則少謬誤之論擇多則願行者衆是三者皆非足慮者也且夫居今日而參用民權有二大善焉蓋從前泰西君權過重故民權伸而君權稍替中國君權漸失必民權復而君權始能行何則中國雖法制禁令號出於君顧前代為君者深恐後世子孫不知事體或有恣肆暴橫之事故再三申之凡事必以先代為法毋得專擅改易故舉措一斷之例大臣皆奉行文書百官有司咸依故事為斷而熟諳則例之吏乃得陰持其短長故國之大柄上不在君中不在官下不在民而獨操之吏吏志在得財傳子孫初無大志故戕利營私叢弊如毛良法美意泯焉漸滅且不特此也君獨立於百官兆民之上則聰察不能下逮而力亦有所不及是以會計隱沒上勿知也刑獄過差上勿察也工作竊蔽上勿聞也屢戒徇私而下之用情如故屢飭潔己而下之貪賄如